



我打的魚蛋，用純魚肉，不會落粉，魚蛋才有魚味、有咬口。

德興食品公司老闆林羅平 D2



蘇梅浮醉碧波上 D3

副刊

D1 | CULTURE 文化力場

culture@mingpao.com

2014年10月8日 | 星期三 | 編輯/蔡曉彤 | 美術/SIUKI

明報

記錄釣魚島、獨島 誰的島嶼？ 誰在佔領？

這邊廂，一班學生與民衆走在市中心的運輸脈上，佔領金鐘，為看似遙遠渺茫的民主路踏上第一步；而另一邊廂，汪洋間的幾個荒蕪島嶼，也成為國家間相爭佔領的據點，為的是石油和海洋資源，也是一種國家民族的尊嚴的宣示。在美國出生及長大的台灣藝術家及導演洪子健，便嘗試獨自登上、走近陷入主權糾紛的獨島和釣魚島，以個人的方式「佔領島嶼」。在此陷入歷史漩渦的巨石陣之中，他拍攝詩意片段，以反思自我、歷史、身分等問題。

文：吳世寧 圖：受訪者提供



A Chinaman's Chance

▲藝術家洪子健登上陷入韓日間主權爭議的獨島，又嘗試登上釣魚島，拍成作品A Chinaman's Chance。圖為獨島。

在以島嶼為主題的「亞洲的離岸島嶼」展覽的安靜空間裏，不時傳來海浪拍岸、男子喃喃自語的聲音——這樣的聲音來自洪子健所拍攝的影片A Chinaman's Chance。

屏幕上分成左、右兩個畫面同時播放，左面播放的是洪子健登上由韓國管治、但日本希望爭奪的獨島（日稱竹島）。此島在二戰期間曾成為美軍轟炸的目標，據稱有數百個韓國漁民在此被炸中身亡。在此軍隊重駐的小島上，洪子健拍攝漫天的海鷗，作了一個簡單的祭祀儀式，望著大海，思索自己身為亞裔美國人的身分。而右邊畫面播放的則是他乘著台灣漁民的船嘗試登上釣魚島的片段，日本的警戒船不時以喇叭放出警告，而船上亦有法師為漁民的先人作出簡單的祭祀儀式。兩邊畫面，忽而同時間放出飛機起飛的片段，突顯兩者的同之處。洪子健這樣解釋他選取並並列這兩個島嶼的原因：「釣魚島和獨島都好像是對方的鏡像。釣魚島現在在日本佔領，但台灣和中國都希望爭奪它。而獨島在韓國的手上，爭奪的則是日本。」

台灣聲音 愈來愈疲弱



作為在美國出生及長大的台灣人，洪子健（圖）對東亞的歷史問題頗有興趣。「西方人根本不知道台灣。他們聽到你來自台灣後，會說：『那還很遙遠啊。』因為他們以為台灣就是泰國。」台灣就是這樣的一座島嶼：在鄰近強國的陰影下踽踽獨行、掙扎求生。他表示雖然台灣比起中國大陸及日本跟釣魚島的距離最近：「但西方主流媒體總把釣魚島的主權紛爭說成中日之爭，忘了台灣東北角的漁民於百多年前已在釣魚島附近捕魚。」於是關注此島嶼的歷史及主權紛爭問題的洪子健，便開始了拍攝釣魚島的紀錄片計劃。「我與台灣漁民一起出海去，盡量靠近釣魚島，但始終不能成功登陸。」在影片中，見到小船在大風浪中顛簸失衡，但不遠處便是那座基岩外、亮得有點醜的釣魚島。跟台灣漁民一起出發，洪子健能感受到台灣人對釣魚島的感情：「台灣漁民的上幾代人很早的時候已在釣魚島的海域捕魚。在台灣，你也可買到由釣魚島的漁獲所製成的魚罐頭。對台灣人來說，釣魚島是他們的。」但在中日對釣魚島主權爭議中，夾雜在中間的台灣的聲音卻愈來愈疲弱。

破例 獲准在獨島過夜

而今次展覽，洪子健把目前所拍攝到的釣魚島片段，跟獨島的片段剪輯在一起展出，命名為A Chinaman's Chance。「我認識的一個韓國策展人知

道我正在拍攝釣魚島，便向我建議不如同樣陷入主權爭議的獨島，於是我便試着去了。」現在由韓國軍隊重駐、位於東海（日稱日本海）的獨島，只向韓國遊客開放每人二十分鐘的觀光時間，但在洪子健的極力爭取下，他得以在島上由韓國民族主義者所建的房子待一個晚上。

「我不是韓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所以這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政治或歷史上的意義。我更像是一個外在的觀察者。」獨島早在六世紀時被韓國新羅王朝所管轄；而十七世紀初，日本漁民大谷甚吉作業時遭遇暴風雨、意外下發現獨島，回國後帶同家人在當地捕魚並居住。日本政府自1905年入主朝鮮半島後，宣告對獨島擁有主權，二戰日軍戰敗後獨島暫歸駐韓美軍所管轄，並隨著1948年大韓民國政府的建立，自動歸於大韓民國政府。但多年來，日韓兩國在獨島的主權上仍爭論不斷。

白天，洪子健在獨島的西島上爬山；晚上，他回到沒有半點燈火的東島上留宿，什麼也沒有，只有海鷗在叫。他所拍攝的獨島，有拍大合照「舉V字」的韓國遊客，也有一種四面臨海的無盡荒涼。「在韓國有一個很流行的廣告，展示獨島的地圖，寫道：『獨島的失守是韓國的失守』。可想而知獨島對韓國人的重要性。」

種族遺傳的道德性格

或許也因島嶼的身分混雜，主權在土地上的撕裂糾扯，也讓他想及自己亞裔美國人的身分。「有人相信，每個種族都有一種遺傳的道德性格。」「我們曾被教導我們的種族是低人一等的。但現在我們被白人教導說種族不再重要。」洪子健為島嶼上的荒



「佔島」洪子健在港參展期間亦有帶領一眾參與者去「佔領」東龍洲和蒲台島。



拜祭

獨島在二戰時成為美軍轟炸目標，許多漁民無辜被殺。洪子健在島上進行簡單的拜祭儀式。

涼景象，配上這樣的自省對白。

在香港「佔島」

於香港參展期間，洪子健也帶着一團參加者參與佔島之旅——他們選了東龍洲及蒲台島上人迹罕至的一處，浩浩蕩蕩的舉着不同國家的國旗，往陌生的島嶼上游過去登陸「佔領」。洪子健手中所執的旗子寫着「Terra Nullius」，意思是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原來這樣佔領是很難的……又要游泳，又要舉着旗子。」他笑說。諷刺的是，後來船長勸喻大家還是把插在沙灘上的國旗移走。因島嶼而起的主權紛爭，早已超越其地理上的意義，牽涉國家與人民的權力、欲望、自尊等問題。此時，洪子健提醒，目前展出的短片只是他拍攝釣魚島計劃的一部分，將來的長片會梳理更多命題：「我希望當西方人講起釣魚島的問題時，也別忘了台灣的存在吧。」他說。



保安森嚴

洪子健乘著台灣漁民的漁船，接近保安森嚴的釣魚島。

島嶼・爭議

由Para Site及Spring工作室合作舉辦的「亞洲的離岸島嶼」以島嶼為題，從意識形態、歷史因素、神秘主義及虛構詮釋等角度，描繪散佈於東亞各國陷於主權爭議的島嶼。參展藝術家包括 Julieta Aranda（墨西哥/德國）、Rosa Barba（意大利）、新加坡的林育榮及黃漢明、香港的白璧全等等，各自以不同方式詮釋島嶼在不同層面的特別意義。比如說來自加拿大的徐浩恩，以融合鬼魅傳說和武俠故事畫下 Retainers of Anarchy（圖），表現一個猶如無人統治的島嶼的江湖；林育榮拍攝並記錄位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的每一個訂立彼此的海事邊界浮標；Julieta Aranda 在曾為太平洋戰場的基里巴斯一個小島上，找到一卷非林加以印印，最後得出一首關於時間與遺失的抽象詩。

展覽日期：即日起至12月7日

時間：中午12:00至晚上6:00（周二至日，公眾假期照常開放）

地址：黃竹坑黃竹坑道42號利美中心3樓 Spring 工作室

